

DOSTOEVSKY

The Stir of Liberation
1860-1865

by Joseph Frank



陀思妥耶夫斯基

自由的苏醒，1860-1865

DOSTOEVSKY

The Stir of Liberation

1860-1865

by Joseph Frank

陀思妥耶夫斯基

自由的苏醒，1860-1865

(美)约瑟夫·弗兰克 著 戴大洪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Joseph Frank

Dostoevsky: The Stir of Liberation, 1860 - 1865

Copyright © 1986 b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桂图登字:20 - 2019 - 114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陀思妥耶夫斯基:自由的苏醒,1860-1865/(美)约瑟夫·弗兰克著;戴大洪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4

(文学纪念碑)

ISBN 978 - 7 - 5598 - 1514 - 9

I. ①陀… II. ①约… ②戴… III. ①陀思妥耶夫斯基
(Dostoyevsky, Fyodor Mikhailovich 1821 - 1881) - 文学研究 IV.
①I512.0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300615 号

出品人:刘广汉 策 划:魏 东
责任编辑:魏 东 装帧设计:赵 瑾
封面插画:王三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五里店路9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张艺兵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 - 65200318 021 - 31260822 - 898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印刷

(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寿济路13188号 邮政编码:256401)

开本:690mm × 960mm 1/16

印张:37.25 字数:430千字

2019年4月第1版 2019年4月第1次印刷

定价:9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发行部门联系调换。

谨以此译本献给郑力

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那种
让每个写作者不安的作家。
他所抵达的高度，
用布罗茨基的话说，
展示了人类精神的最高境界。

郑 力

本书献给弗朗西斯·弗格森
他是我的一位良师益友
他的著作是重要阐释的典范

This book is dedicated to

Francis Fergusson

A dear friend and mentor,
whose own works are models
of critical illumination

时光使古老的程式显得古怪，
我们的属性和象征发生了变化，
但是围绕着重志的自由
我们争论的焦点依旧。

W. H. 奥登,《新年书简》

孤立集人类不幸之大成。与世隔绝,形只影单;身处一个并非你所属的异己的世界;对你来说是一个彻底敌对的阵营;那里根本不是一个家,没有你熟悉的心灵和面孔,你也完全不属于那里:这是最可怕的魔法;也是真正的恶行。

托马斯·卡莱尔,《过去和现在》

灵魂不朽乃是一件与我们如此之重要攸关的事情,它所触及于我们的又是如此之深远;因此若是对于了解它究竟是怎么回事竟然漠不关心的话,那就必定是冥顽不灵了。我们全部的行为和思想都要随究竟有没有永恒的福祉可希望这件事为转移而采取如此之不同的途径,以至于除非是根据应该成为我们的最终目标的那种观点来调节我们的步伐,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具有意义和判断而迈出任何一步。

因而,我们首要的兴趣和我们首要的义务,就是要向自己阐明为我们的全部行为所依据的这一主题。

布莱兹·帕斯卡尔,《思想录》^①

^① 译文引自帕斯卡尔,《思想录:论宗教和其他主题的思想》(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5)。(此类注释为译注,下同,不另标出——译者)

Time makes old formulas look strange,
Our properties and symbols change,
But round the freedom of the Will
Our disagreements center still.

W. H. Auden, *New Year's Letter*

Isolation is the sum-total of wretchedness in man. To be cut off, to be left solitary; to have a world alien, not your world; all a hostile camp for you; not a home at all, of hearts and faces who are yours, whose you are; It is the frightfulest enchantment; too truly a work of the Evil One.

Thomas Carlyle, *Past and Present*

L'immortalité de l'âme est une chose qui nous importe si fort, qui nous touche si profondément, qu'il faut avoir perdu tout sentiment pour être dans l'indifférence de savoir ce qui en est. Toutes nos actions et nos pensées doivent prendre des routes si différentes, selon qu'il y aura des biens éternels à espérer ou non, qu'il est impossible de faire une démarche avec sens et jugement, qu'en la réglant par la vue de ce point, qui doit être notre dernier objet.

Ainsi notre premier intérêt et notre premier devoir est de nous éclaircir sur ce sujet, d'où dépend toute notre conduite.

Blaise Pascal, *Pensées*

音译和版本

俄语音译始终是一个困难的问题,因此,我选择了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对于所有俄语词汇如人名等等,我使用 J. 托马斯·肖编著的《英语出版物中的现代俄语音译》(麦迪逊,密尔沃基和伦敦,1967)一书所列音译表中的方法一,见该书第 8-9 页。但是,我会偶尔插入字母“y”,表明音译成英语的那个词汇在这里有一个正常发音所没有的软音,就连上述方法一也没有考虑到俄语的这一特征。另外,对于具有英语形式而且已成习惯用法的词汇,我总是使用英语形式而不用音译(例如,用 Alexander 而不是 Aleksandr 表示“亚历山大”)。

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俄语文本的引述均根据目前正在出版的苏联科学院新版《Ф. М. 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列宁格勒,1972-);这套计划出版三十卷的全集迄今已经出版了二十八卷。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的引文,我使用康斯坦丝·加尼特的译本,因为与后来的译者相比,她几乎很少随意处理陀氏作品的字面含义。不过,在我看来必要的地方,我也毫不犹豫地修改了她的译文。如果所用原始资料没有现成的译文,我就自己动手翻译;而且,我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原文的所有译文都与俄语原文进行了核对。

前 言

本书是一部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与作品的专著的第三卷,这部专 xi
著现在计划写成五卷。最初我只打算写四卷,但是,在本书有点令人意外地
写出来之后,我不得不将其扩充为五卷。本书涵盖的这一段时间(1860-
1865)原来构成第二卷的最后几章,因此,第二卷不仅要包括陀思妥耶夫斯
基流放西伯利亚的岁月,而且要包括他的归来及其文学生涯的重新开始。
然而,在我根据新的档案资料和最近的学术研究成果——例如 B. C. 涅恰耶
娃撰写的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主编的两份杂志的两卷专著——以及弗朗
哥·文图里的经典著作《革命的根源》中关于俄国激进派知识分子的活动
的丰富多彩的全景描写对这五年进行了更加仔细调查研究之后,我意识到,
它们需要更为全面的论述。

实际上,本书的内容涉及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中或多或少被忽视了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像我一样,评论家们当然希望迅速越过这一时期以
便论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发表的那几部重要

小说。不过,与他重操旧业再次成为一名专心写作的小说家并且自甘孤独地生活在国外的六十年代后期相比,在六十年代初期,作为两份重要杂志的编辑,陀思妥耶夫斯基更直接地处于俄国社会文化生活的中心。我还希望说明的是,同样是在这几年,他的社会-政治观点发生了决定性的改变。

正是在这一时期,他从流放西伯利亚的亲身经历中得出了实质性的结论。在他的有生之年,尽管所强调的时有不同,但是,这些结论基本上始终保持不变。他后来所谓信仰的“重生”不是瞬间完成的,而是用了一些时间;实际上,需要花费大量时间以便循序渐进(甚至稍微有所不及)地叙述这方面的发展过程。详细审视这一过程将有助于阐明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什么得出了他那些结论;同时还可以破除仍然普遍存在的看法:他出狱以后盲目地打算支持一个最邪恶的反动专制政权。

xii 这一本第三卷还把我带回最初的起点。我当初开始认真地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地下室手记》有关,正是在努力透彻地理解了这部作品——这一努力的成果被我写进本书中——之后形成了我对陀氏著作的整体看法。因为我相信,他那个时代的问题不仅给予他外部的激励,而且渗透了他的创作过程,其程度比一般认为的要深入得多;因此,如果对他活动于其中的社会-文化环境缺乏扎实可靠的认知的話,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他的创作。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当时社会的意识形态冲突的反应当然受到其个性和经历的影响;但是,只有当这些反应与俄国历史的动荡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有生之年所产生的重大道德问题形成创造性的互动关系时,它们才有了艺术意义,尤其是在一八六一年以后。

为了理解这种互动关系,必须审视研究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俄国的社会-文化动荡影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想象力的多种途径。这种途径包括作为一名参与者而不只是一名旁观者或是一名不带倾向的评论员亲身经历这种动荡;陀思妥耶夫斯基既是一名参与者,也是一名观察者,他经常在社会动荡的重要时刻身临其境。即使当时不在现场,他也要用心灵去感受各种事件

波涛汹涌的发展过程,他坚信,俄罗斯未来的命运取决于这些事件的后果(因此,作为一个整体,人类未来的命运最终也将取决于这些事件的后果)。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他本人还会出面干预,只要认为他的斡旋可能有助于缓和混乱的局面使其不致带来灾难,他甚至不惜承担使自己受到怀疑并且危害自身利益的风险。陀思妥耶夫斯基完全被解放农奴之后社会不满的狂风暴雨在“浑浊的海”(皮谢姆斯基的一部长篇小说的标题)里所掀起的汹涌波涛包围了,我不知道有哪一本书充分地公正描述了这种情况;因此,我认为填补这一空白非常重要,即使这意味着给我这部系列专著额外增加原本不在计划中的一卷。

本书第二卷所受到的好评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我要特别感谢全国图书评论俱乐部^①的成员,他们把一九八四年的年度传记作品奖授予了本书第二卷。由一个从事当代文学作品评价工作的专业团体所给予的这一表彰是一种巨大的荣誉,我非常感谢这种荣誉所表明普遍赞赏。不过,我不仅把它当作个人满足感的依据,而且当作我正确地选择了写作角度的证据,因为它证明,文学传记作者不一定非得重点描写其传主个人生活中那些纯属表象和逸闻的细节,这些东西可以通过作家的作品来表现,而且应当严格地从属于对社会—文化环境和文学背景——它们与创作具有直接得多的关系——更为全面的描述。

本卷的卷首献词只是对在四十多年的友谊中因受到启发和鼓励而承蒙的一段恩情的微不足道的回报。如果一个作者是为某个代表着他所追求的境界的理想读者写作的话,那么,对于我来说,这种境界始终体现在弗朗西斯·弗

xiii

^① 全国图书评论俱乐部(National Book Critics Circle, NBCC)是美国的一个非营利性组织,成立于一九七四年,由专业的美国书评杂志编辑和评论家组成,拥有将近六百名成员。从一九七六年开始,它在每年三月为前一年出版的小说、诗歌、传记和评论等方面的优秀文学作品评选颁发全国图书评论俱乐部奖。

格森身上以及他的作品中;因此,我竭尽全力向他以自己的一丝不苟和尽善尽美树立起来的榜样看齐。

我再次荣幸地感谢洛克菲勒基金会,它慷慨地为我提供了一九八三至一九八四学年的人文学科奖学金,资助我离开普林斯顿大学的教学工作休假一年。我在斯坦福大学人文科学中心活跃的气氛中度过了这一年中的部分时间,该中心提供了令人愉快的工作环境,中心主任伊恩·瓦特创造了一种相互激励的学术氛围,来自不同领域的人可以在这种氛围中交流思想。该中心的工作人员对促进本书的撰写大有帮助。在一九八五年^①的秋季学期,我有幸以特邀学者的身份成为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院的一员,我想向哈里·伍尔夫院长表达热烈的感激之情,感谢他授予了我这个职位。在这种理想的学术研究环境中,我完成了撰写本书和校对的最后工作。

我要特别感谢斯坦福大学的爱德华·J. 布朗,他向我提供了关于俄罗斯的百科全书式的丰富知识,并且为改善我的书稿提出了许多建议。耶鲁大学经验丰富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学者和真诚的朋友罗伯特·L. 杰克逊的评论再次让我感到令人舒心的安慰。普林斯顿大学俄罗斯文学荣誉教授、著名的俄罗斯女作家尼娜·别尔别罗娃再次亲切地向我发表了深刻有力的评论,并且表示了她的意义重大的赞许。非常感谢我的同事罗伯特·霍兰德在阅读了第二十章之后让我受益于他的神学知识。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的系主任罗伯特·法格莱斯源源不断地向我提供学识支援、个人帮助和切实有效的赞助,我对此表示深深的感谢。我的同事维克托·布朗伯特也以坚持不懈地关注我的工作进程帮助我,他还通过谈论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有关的话题给我以激励。

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编辑格蕾琴·奥伯弗兰克改进了我的行文风格并且整理了本书的脚注,她还像通常一样以其惯有的勤奋和能力负责本书的出版。普林斯顿大学费尔斯通图书馆的前斯拉夫语图书目录编制者奥列斯

^① 原文如此,似应为一九八四年。

特·佩列奇始终对我有求必应,我多亏他才得到了彼得堡大火图片。普林斯顿大学研究委员会再次非常乐意地支付了打印费和另外一些文印费用,卡罗尔·西曼斯基十分认真地打出第一份书稿,而且对它的内容很感兴趣。

我的长女克劳丁灵机一动起了这个恰当的书名,她还帮助妹妹伊莎贝尔认真审核了校样。至于我的妻子玛格丽特给予我的支持,我只能重复我在第二卷中说过的话:她是我的第一位读者和编辑,在内容组织和行文风格等问题上,我完全相信她的判断。不只是因为她详细的评论,特别是因为她的坚持,本书得到极大的改善。她坚持认为,需要以更长的篇幅对现在的第二十章所包含的资料进行单独的论述——而在早先的书稿中,这些资料仅仅构成了第十九章的结尾。

xiv

约瑟夫·弗兰克

新泽西州普林斯顿,一九八五年四月

目 录

插图目录

音译和版本

前言..... i

第一部分 希望的时期

第一章 引言..... 3

第二章 流放归来..... 10

第三章 “一点随意,一点自由”..... 31

第四章 一种新的倾向:乡土主义..... 48

第五章 加入论战..... 70

第六章	彼得堡幻景.....	94
第七章	先验美学.....	112
第八章	小范围论战.....	136
第九章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	157

第二部分 宣言的年代

第十章	最早的传单.....	191
第十一章	《青年俄罗斯》.....	208
第十二章	一个虚无主义者的画像.....	229
第十三章	“神奇的圣土”.....	257
第十四章	《时代》杂志：最后几个月.....	283
第十五章	《死屋手记》.....	305
第十六章	《冬天记录的夏天印象》.....	333

第三部分 波利娜

第十七章	一个解放的女性.....	357
第十八章	一个痛苦的情人.....	381